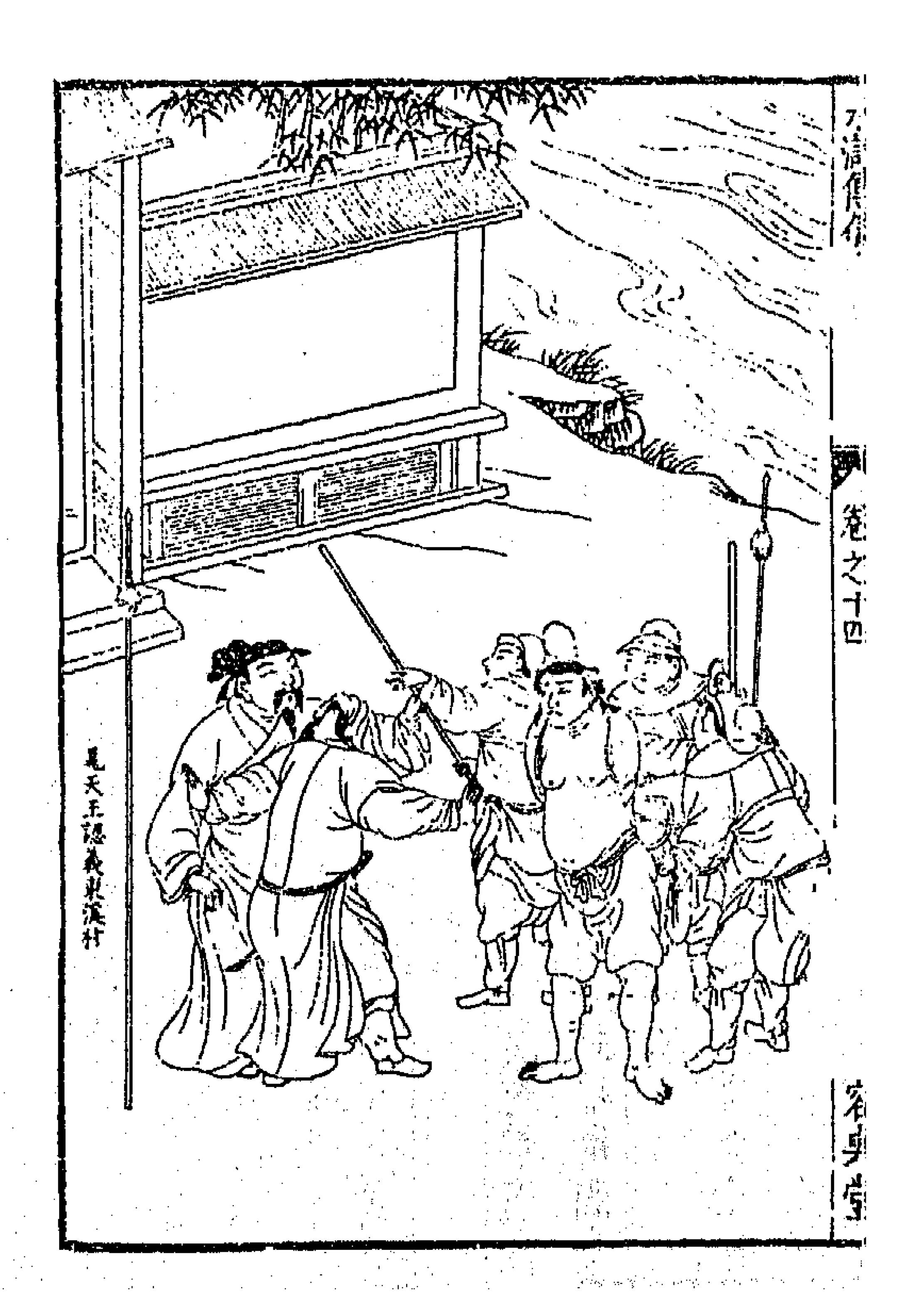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赤髮鬼醉臥靈官殿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四

第十四回

赤髮鬼醉臥靈官殿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詩曰

勇悍劉唐命運乖　靈官殿裡夜徘徊　偶逢巡邏遭羈縛　遂使英雄困艸萊　雷横貪賄應墮計　仁慈晁蓋獨憐才　生辰綱貢諸珍貝　總被斯人送將來

話說當時雷横來到靈官殿上見了這條大漢睡在供卓上衆士兵向前把條索子綁了捉離靈官殿來天色却早是五更時分雷横道我們且押這厮去晁保正莊上討些點心吃了却解去縣裡取問一行衆人却都奔這保正莊

上東原來那東溪村保正姓晁名蓋祖是本縣本鄉富戶平生仗義疎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便留在莊上住若要去時又將銀兩賫助他起身最愛刺鎗使棒亦自身強力壯不娶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鄆城縣管下東門外有兩個村坊一個東溪村一箇西溪村只隔着一條大溪當初這西溪村常常有鬼白日迷人下水在溪裡無可奈何忽一日有個僧人經過村中人備細說知此事僧人指個去處教用青石鑿個寶塔放於所在鎮住溪邊其時西溪村的鬼都赶過東溪村來那時晁蓋得知了大怒從溪裡走將過去把青石寶塔獨自奪了過來東溪邊放下因此人皆稱他做托塔天王晁

蓋獨覇在那村坊江湖上都聞他名字却早雷横并土兵押着那漢來到莊前敲門莊裡莊客聞知報與保正此時晁蓋未起聽得報是雷都頭到來慌忙叫開門莊客開得莊門衆土兵先把那漢子吊在門房裡雷横自引了十數箇爲頭的人到艸堂上坐下晁蓋起來接待動問道都頭有甚公幹到這里雷横荅道奉知縣相公鈞旨着我與朱仝兩個引了部下土兵分投下鄉村各處巡捕賊盜因走得力乏欲得少歇逕投貴莊暫息有驚保正安寢晁蓋道這個何碍一面教莊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湯來吃晁蓋動問道敝村曾拿得個把小小賊麽雷横道却纔前面靈官殿上有個大漢睡着在那里我看那厮不是良善君子

還是要賒酒吃

以定是醉了就便着我們把索子縛綁了本待便解去縣裡見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後父母官問時保正也好荅應見今吊在貴莊門房裡晁蓋聽了記在心稱謝道多虧都頭見報少刻莊客捧出盤饌酒食晁蓋喝道此間不好說話不如去後廳軒下少坐便叫莊客裡面點起燈燭請都頭到裡面酌盃晁蓋坐了主位雷横坐了客席兩個坐定莊客鋪下果品案酒菜蔬盤饌莊客一面篩酒晁蓋又叫置酒與士兵眾人吃莊客請眾人都引去廊下客位裡管待大盤酒肉只管教眾人吃晁蓋一頭相待雷横吃酒一面自肚裡尋思村中有甚小賊吃他拿了我且自去看是誰相陪吃了五七盃酒便叫家裡

一傳語劉唐只是吾畏善故假說出特為人

一個王晉出來陪奉都頭坐一坐我去淨了手便來那王晉陪侍看雷横吃酒晁蓋却去裡面拿了個燈籠逕來門樓下看時土兵都去吃酒没一箇在外面晁蓋便問看門的莊客都頭拿的賊吊在那里莊客道在門房裡閉着晁蓋去推開門打一看時只見高高吊起那漢子在裡面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抓扎起兩條黑魆魆毛腿赤着一雙脚晁蓋把燈照那人臉時紫黑闊臉鬢邊一搭硃砂記上面生一片黑黄毛晁蓋便問道漢子你是那里人我村中不曾見有你那漢道小人是遠鄉客人來這里投奔一個人却把我來拿做賊（誰道不是賊）我須有分辨處晁蓋道你來我這村中投奔誰那漢道我來這村裡投奔一個好漢晁蓋道這好

漢叫做甚麽那漢道他喚做晁保正晁蓋道你却尋他有甚勾當那漢道他是天下聞名的義士好漢如今我有一套富貴來與他說知因此而來晁蓋道你且住只我便是晁保正却要我救你你只認我做娘舅之親少刻我送雷都頭那人出來時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認你做外甥只說四五歲離了這里今番來尋阿舅因此不認得那漢道若得如此救護深感厚恩義士提携則個正是

黑甜一枕古祠中　被捉高懸草舍東　却是劉唐未應死　解圍晁正有奇功

且說晁蓋提了燈籠自出房來仍舊把門拽上急入後廳來見雷橫說道甚是慢客雷橫道且是多多相擾理甚不

當兩個又吃了數盃酒只見窓子外射入天光來雷橫道
東方動了小人告退好去縣裏𣈆卯晁盖道都頭官身不敢
久留若再到敝村公幹千萬來走一遭雷橫道却得再來
拜望不須保正分付請保正免送晁盖道却罷也送到莊
門口兩個同走出來那夥土兵衆人都得了酒食吃得飽
了各自拿了鎗棒便去門房裏解了那漢背剪縛着帶出
門外晁盖見了說道好條大漢雷橫道這廝便是靈官廟
裡捉的賊說猶未了只見那漢叫一聲阿舅救我則個晁
盖假意看他一看喝問道兀的這廝不是王小三麼那漢
道我便是阿舅救我衆人吃了一驚雷橫便問晁盖道這
人是誰如何却認得保正晁盖道原來是我外甥王小三

老賊老賊妙人妙人

這廝如何却在廟裡歇乃是家姐的孩兒從小在這里過活四五歲時隨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了十數年這廝十四五歲又來走了一遭跟箇本京客人來這里販棗子向後再不曾見而多聽得人說這廝不成器如何却在這里小可本也認他不得爲他鬢邊有這一搭朱砂記因此影影認得晁盖喝道小三你如何不逕來見我却去村中做賊那漢叫道阿舅我不曾做賊晁盖喝道你既不做賊如何拿你在這里奪過土兵手裡棍棒劈頭劈臉便打雷横并衆人勸道且不要打聽他說那漢道阿舅息怒且聽我說自從十四五歲時來走了這遭如今不是十年了昨夜路上多吃了一盃酒不敢來見阿舅權去廟裡

睡得醒了却來尋阿舅不想被他們不問事由將我拿了却不曾做賊晁蓋拿起棍來又要打口裡罵道畜生你却不逕來見我且在路上貪噇這口黃湯我家中沒得與你吃辱莫殺人雷橫勸道保正息怒你令甥本不曾做賊我們見他偌大一條大漢在廟裡睡得蹺蹊亦且面生又不認得因此設疑捉了他來這里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他喚土兵快解了綁縛的索子放還保正衆土兵登時解了那漢雷橫道保正休怪早知是令甥不致如此甚是得罪小人們回去晁蓋道都頭且住請入小莊再有話說雷橫放了那漢一齊再入艸堂裡來晁蓋取出十兩花銀送與雷橫道都頭休嫌輕微望賜笑留雷橫道不當如

此晁蓋道若是不肯收受時便是怪小人雷橫道既是保正厚意權且收受改日却得報荅晁蓋叫那漢拜謝了雷横晁蓋又取些銀兩賞了衆土兵再送出莊門外雷横相別了引着土兵自去晁蓋却同那漢到後軒下取幾件衣裳與他換了取頂頭巾與他帶了便問那漢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道小人姓劉名唐祖貫東潞州人氏因這鬢邊有這搭朱砂記人都喚小人做赤髮鬼特地送一套富貴來與保正哥哥昨夜晚了因醉倒在廟裡不想被這厮們捉住綁縛了來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今日幸得到此哥哥坐定受劉唐四拜拜罷晁蓋道你且說送一套富貴與我見在何處劉唐道小人自幼飄蕩

是大丑

江湖多走途路專好結識好漢往往多聞哥哥大名不期有緣得遇曾見山東河北做私商的多曾來投奔哥哥因此劉唐敢說這話這裡別無外人方可傾心吐胆對哥哥說晁蓋道這裡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劉唐道小弟打聽得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玩器等物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去年也曾送十萬貫金珠寶貝來到半路裡不知被誰人打劫了至今也無捉處今年又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早晚安排起程要赶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是一套不義之財取而何得便可商議箇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為罪聞知哥哥大名是個真男子武藝過人小弟不才頗也學

容與堂藏板

此○人○也○奇○只○是○家○數○小○

得本事休道三五個漢子便是一二千軍馬隊中拿條鎗
也不懼他倘蒙哥哥不弃時獻此一套富貴不知哥哥心
內如何晁蓋道壯哉且再計較你既來這里想你吃了些
艱辛且去客房裡將息少歇暫且待我從長商議來日說
話晁蓋叫莊客引劉唐廊下客房裡歇息莊客引到房中
也自去幹事了且說劉唐在房裡尋思道我着甚來由苦
惱這遭多虧晁蓋完成解脫了這件事只叵奈雷橫那厮
平白騙了晁保正十兩銀子又吊我一夜想那厮去未遠
我不如拿了條棒赶上去齊打翻了那厮們却奪回那銀
子送還晁蓋他必然敬我此計大妙劉唐便出房門去鎗
架上拿了一條朴刀便出莊門大踏步投南赶來此時天

色已明但見

北斗初橫東方漸白天涯曙色纔分海角殘星暫落金雞三唱喚佳人傅粉施朱寶馬頻嘶催行客爭名競利牧童樵子離莊牝牡牛羊出圈幾縷曉霞橫碧漢一輪紅日上扶桑 套他何用

這赤髮鬼劉唐挺着朴刀趕了五六里路却早望見雷橫引着士兵慢慢地行將去劉唐趕上來大喝一聲兀那都頭不要走雷橫吃了一驚回過頭來見是劉唐撚着朴刀趕來雷橫慌忙去士兵手裡奪條朴刀拿着喝道你那厮趕將來做甚麽劉唐道你曉事的留下那十兩銀子還了我我便饒了你雷橫道是你阿舅送我的干你甚事我若

不看你阿舅面上直結果了你這廝性命刻地問我取銀子劉唐道我須不是賊你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騙我阿舅十兩銀子是會的將來還我佛眼相看你若不還我叫你目前流血雷橫大怒指着劉唐大罵道辱門敗戶的謊賊怎敢無禮劉唐道你那詐害百姓的腌臢潑才怎敢罵我雷橫又罵道賊頭賊臉賊骨頭必然要連累晁蓋你這等賊心賊肝我行須使不得劉唐大怒道我來和你見個輸贏撚着朴刀直趕雷橫雷橫見劉唐趕上來呵呵大笑挺手中朴刀來迎兩個就大路上廝併但見

雲山頭翠霧草凝珠天色初明林下曉烟纔起村邊一來一往似鳳翻身一撞一衝如鷹展翅一個照搠盡依

良法一個遮攔自有悟頭這個丁字脚搶將入來那個四換頭迸將進去兩句道雖然不上凌烟閣只此堪描入畫圖

當時雷橫和劉唐就路上鬥了五十餘合不分勝敗衆土兵見雷橫贏不得劉唐却待都要一齊上併他只見側首籬門開處一個人掣兩條銅鍊叫道你們兩個好漢且不要鬥我看了多時權且歇一歇我有話說便把銅鍊就中一隔兩個都收住了朴刀跳出圈子外來立住了脚看那人時似秀才打扮戴一頂桶子樣抹眉梁頭巾穿一領皂沿邊麻布寬衫腰繫一條茶褐鑾帶下面絲鞋淨襪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鬚長這秀才乃是智多星吳用表字學究

道號加亮先生祖貫本鄉人氏曾有一首臨江仙贊吳用的好處

萬卷經書曾讀過平生機巧心靈六韜三畧究來精胷中藏戰將腹內隱雄兵謀略敢欺諸葛亮陳平豈敵才能畧施小計鬼神驚名稱吳學究人號智多星

當時吳用手提銅鍊指着劉唐叫道那漢且住你因甚和都頭爭執劉唐光着眼看吳用道不干你秀才事雷横便道教授不知這厮夜來赤條條地睡在靈官殿裡被我們拿了這厮帶到晁保正莊上原來却是保正的外甥看他母舅面上放了他晁天王請我們吃酒了送些禮物與我這厮瞞了他阿舅直赶到這里問我取你道這厮大胆麼

吳用尋思道晁蓋我都是自幼結交但有些事便和我相議計較他的親眷相識我都知道不曾見有這箇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蹺蹊我且勸開了這場鬧却再問他吳用便道大漢休執迷你的母舅與我至交又和這都頭亦過得好他便送些人情與這都頭你却來討了也須壞了你母舅面皮且看小生面我自與你母舅說劉唐道秀才你不省得這箇不是我阿舅甘心與他他詐取了我阿舅的銀兩若是不還我誓不回去雷橫道只除是保正自來取便還他却不還你劉唐道你屈冤人做賊詐了銀子怎地不還雷橫道不是你的銀子不還不還劉唐道你不還只除問得我手裡朴刀肯便罷吳用又勸你兩個

鬪了半日又沒輸贏只管鬪到幾時是了劉唐道他不還
我銀子直和他拚箇你死我活便罷雷橫大怒道我若怕
你添個土兵來併你也不算好漢我自好歹搠翻你便罷
劉唐大怒拍着胸前叫道不怕不怕便趕上來這邊雷橫
便指手劃脚也赶攏來兩箇又要廝併這吳用橫身在裡
面勸那里勸得住劉唐撚着朴刀只待鑽將過來雷橫口
裡千賊萬賊罵挺起朴刀正待要鬪只見衆土兵指道保
正來了劉唐回身看時只見晁蓋披着衣裳前襟攤開從
大路上赶來大喝道畜生不得無禮那吳用大笑道須是
保正自來方纔勸得這場鬪晁蓋赶得氣喘問道怎的赶
來這里鬪朴刀雷橫道你的令甥拿着朴刀赶來問我取

銀子小人道不還你我自送還保正非干你事他和小人鬧了五十合教授解勸在此晁蓋道這畜生小人並不知道都頭看小人之面請回自當改日登門陪話雷横道小人也知那厮胡為不與他一般見識又勞保正遠出作別自去不在話下且說吳用對晁蓋說道不自保正自來幾乎做出一場大事這個令甥端的非凡是好武藝小生在籬笆裡看了這個有名慣使朴刀的雷都頭也敵不過只辦得架隔遮攔若再鬬幾合雷横必然有失性命因此小生慌忙出來間隔了這個令甥從何而來往常時莊上不曾見有晁蓋道却待正要來請先生到敝莊商議句話正欲使人來只見不見了他鎗架上朴刀又沒尋處只見牧

童報說一個大漢拿條朴刀望南一直趕去我慌忙隨後追得來早是得教授諫勸住了請尊步同到敝莊有句話計較計較那吳用還至書齋掛了銅鍊在書房裡分付主人家道學生來時說道先生今日有幹權放一日假拽上書齋門將鎖鎖了一同晁蓋劉唐直到晁家莊上晁蓋竟邀入後堂深處分賓而坐吳用問道保正此人是誰晁蓋道江湖上好漢此人姓劉名唐是東潞州人氏因此有一套富貴特來投奔我夜來他醉臥在靈官廟裡只被雷橫捉了拿到我莊上我因認他做外甥方得脫身他說有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早晚從這里經過此等不義之財取

○好話竹 是有時 智慮

之何碍他來的意正應我一夢我昨夜夢見北斗七星直墜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 一顆小星忽道白光去了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利今早正要求請教授商議不想又是這一套此一件事若何吳用咲道小生見劉兄赶得來蹺蹊也猜個七八分了此一事却好只是一件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許多莊客一個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劉兄小生三人這件事如何團弄便是保正與兄十分了得也擔負不下這段事須得七八個好漢方可多也無用晁蓋道莫非要應夢之星數吳用便道兄長這一夢不凡也非同小一 莫非北地上再有扶助的人來吳用尋思了半晌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說道有了有了晁

蓋道先生既有心腹好漢可以便去請來成就這件事吳用不慌不忙叠兩個指頭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蘆花叢裡泊戰船却似打魚船荷葉鄉中聚義漢翻爲眞好漢正是指麾說地談天口來誘拿雲捉霧人畢竟智多星吳用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晁盖劉唐吳用都是偷賊底若不是蔡京那箇老賊緣何引得這班小賊出來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四 終


水滸傳像
卷之十五
容與堂
吳學究說
三阮撞籌


公孫勝應七
星聚義

第十五回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　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詩曰

英雄聚會本無期　水滸山涯任指揮　欲向生辰邀衆寶　特扳三阮協神機　一時豪俠欺黃屋　七宿光芒動紫微　衆守梁山同聚義　幾多金帛盡俘歸

話說當時吳學究道我尋思起來有三箇人義膽包身武藝出衆敢赴湯蹈火同死同生義氣最重只除非得這三箇人方纔完得這件事晁蓋道這三箇却是甚麼樣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吳用道這三箇人是弟兄三箇在濟州

大、如、人、氣、
㧞。墨、火、
齒。花、星。

梁山泊邊石碣村住日常只打魚爲生亦曾在泊子裡做私商勾當本身姓阮弟兄三人一箇喚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箇喚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箇喚做活閻羅阮小七這三箇是親弟兄最有義氣小生舊日在那里住了數年與他相交時他雖是箇不通文墨的人爲見他與人結交眞有義氣是箇好男子因此和他來往今已二三年有餘不曾相見若得此三人大事必成晁蓋道我也曾聞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只不曾相會石碣村離這里只有百十里以下路程何不使人請他們來商議吳用道着人去請他們如何肯來小生必須自去那里憑三寸不爛之舌說他們入夥晁蓋大喜道先生高見幾時可行吳用荅道事

不宜遲只今夜三更便去明日晌午可到那里晁蓋道最好當夜叫莊客且安排酒食來吃吳用道北京到東京也曾行到只不知生辰綱從那條路來再煩劉兄休辭生受連夜去北京路上探聽起程的日期端的從那條路上來劉唐道小弟只今夜也便去吳用道且住他生辰是六月十五日如今却是五月初頭尚有四五十日等小生先去說了三阮弟兄回來那時却叫劉兄去晁蓋道也是劉兄弟只在我莊上等候話休絮煩當日吃了半晌酒食至三更時分吳用起來洗漱罷吃了些早飯討了些銀兩藏在身邊穿上艸鞋晁蓋劉唐送出莊門吳用連夜投石碣村來行到晌午時分早來到那村中但見

青鬱鬱山峯疊翠綠依依桑柘堆雲四邊流水遶孤村
幾處疎篁沿小徑茅簷傍澗古木成林籬外高懸沽酒
旆柳陰閒纜釣魚舡
吳學究自來認得不用問人來到石碣村中逕投阮小二
家來到得門前看時只見枯樁上纜着數隻小漁舡疎籬
外曬着一張破魚網倚山傍水約有十數間草房吳用叫
一聲道二哥在家麼只見一個人從裡面走出來生得如
何但見
　　䁖兜臉兩訆竪起略綽口四面連拳胸前一帶蓋胆黃
　　毛背上兩枝橫生板肋臂膊有千百斤氣力眼睛射幾
　　萬道寒光人稱立地太歲果然混世魔王

那阮小二走將出來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舊衣服
赤着雙脚出來見了是吳用慌忙聲喏道教授何來甚風
吹得到此吳用答道有些小事特來相浼二郎阮小二道
有何事但說不妨吳用道小生自離了此間又早二年如
今在一箇大財主家做門館他要辦筵席用着十數尾重
十四五斤的金色鯉魚因此特地來相投足下阮小二笑
了一聲說道小人且和教授吃三盃却說吳用道小生的
來意也欲正要和二哥吃三盃阮小二道隔湖有十箇酒
店我們就在船裡盪將過去吳用道最好也要就與五郎
說句話不知在家也不在阮小二道我們一同去尋他便
了兩箇來到泊岸邊枯樁上纜的小船解了一隻便扶這

吳用下船坐了樹根頭拿了一把撐楸只顧盪早盪將開去望湖泊裡來正盪之間只見阮小二把手一招叫道七哥曾見五郎麼吳用看時只見蘆葦叢中搖出一隻船來那漢生的如何但見

疙疸臉橫生怪肉玲瓏眼突出雙睛腮邊長短淡黃鬚身上交加烏黑點渾如生鐵打成疑是頑銅鑄就休言嶽廟惡司神果是人間剛直漢村中喚作活閻羅世上降生真五道

這阮小七頭戴一頂遮日黑箬笠身上穿箇棊子布背心腰繫着一條生布裙把那船隻盪着問道二哥你尋五哥做甚麼吳用叫一聲七郎小生特來相央你們說話阮小

七道教授恕罪好幾時不曾相見吳用道一同和二哥去吃盃酒阮小七道小人也欲和教授吃盃酒只是一向不曾見面兩隻舡廝跟着在湖泊裡不多時棹到一箇去處團團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間艸房阮小二叫道老娘五哥在麼那婆婆道說不得魚又不得打連日去賭錢輸得沒了分文却纔討了我頭上釵兒出鎮上賭去了阮小二笑了一聲便把舡撑開阮小七便在背後舡上說道哥哥正不知怎地賭錢只是輸却不晦氣莫說哥哥不贏我也輸得赤條條地吳用暗想道中了我的計兩隻舡廝並着投石碣村鎮上來撑了半個時辰只見獨木橋邊一個漢子把着兩串銅錢下來解舡阮小二道五郎來了吳用看

時但見

一雙手渾如鐵棒兩隻眼有似銅鈴面皮上常有些笑容心窩裡深藏着鴆毒能生横禍善降非災拳打來獅子心寒脚踢處蚖蛇喪胆何處覓行瘟使者只此是短命二郎

那阮小五斜戴着一頂破頭巾鬢邊插朶石榴花披着一領舊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鬱鬱一個豹子來裡面匾扎起裩子上面圍着一條間道碁子布手巾吳用叫一聲道五郎得采麽阮小五道原來却是教授好兩年不曾見面我在橋上望你們半日了阮小二道我和教授直到你家尋你老娘說道出鎮上賭錢去了因此同來這里尋你

且來和教授去水閣上吃三盃阮小五慌忙去橋邊解了小船跳在艙裡捉了擗楫只一擗三隻船廝並着擗了一歇早到那個水閣酒店前看時但見

前臨湖泊後映波心數十株槐柳綠如烟一兩蕩荷花紅照水涼亭上四面明窗水閣中數般清致當壚美女紅裙掩映翠紗衫滌器山翁白髮偏宜麻布襖休言三醉岳陽樓只此便為蓬島客

當下三隻船撑到水亭下荷花蕩中三隻船都纜了扶吳學究上了岸入酒店裡來都到水閣內揀一副紅油卓凳阮小二便道先生休怪我三個弟兄粗俗請教授上坐吳用道却使不得阮小七道哥哥只顧坐主位請教授坐客

席我兄弟兩個便先坐了吳用道七郎只是性快四個人坐定了叫酒保打一桶酒來店小二把四隻大盞子擺開鋪下四雙筯放下四般菜蔬打一桶酒放在桌子上阮小七道有甚麼下口小二道新宰得一頭黃牛花糕也相似好肥肉阮小二道大塊切十斤來阮小五道教授休笑話沒甚孝順吳用道倒來相擾多激惱你們阮小二道休恁地說催促小二哥只顧篩酒早把牛肉切做兩盤將來放在桌上阮家三兄弟讓吳用吃了幾塊便吃不得了那三個狠餐虎食吃了一回阮小五動問道教授到此貴幹阮小二道教授如今在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教學今來要對付十數尾金色鯉魚要重十四五斤的特來尋我們阮

小七道若是每常要三五十尾也有莫說十數個再要多些我弟兄們也包辦得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難得阮小五道教授遠來我們也對付十來個重五六斤的相送吳用道小生多有銀兩在此隨算價錢只是不用小的須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阮小七道教授却沒討處便是五哥許五六斤的也不能勾須是等得幾日纔得我的船裡有一桶小活魚就把來吃酒阮小七便去船內取將一桶小魚上來約有五七斤自去竈上安排盛做三盤把來放在卓上阮小七道教授胡亂吃些個四個又吃了一回看看天色漸晚吳用尋思道這酒店裡須難說話今夜必是他家權宿到那里却又理會阮小二道今夜天色晚了請教

授權在我家宿一宵明日却再計較吳用道小生來這里走一遭千難萬難幸得你們弟兄今日做一處眼見得這席酒不肯要小生還錢今晚借二郎家歇一夜小生有些需銀子在此相煩就此店中沽一甕酒買些肉村中尋一對雞夜間同一醉如何阮小二道那里要教授壞錢我們弟兄自去整理不煩惱沒對付處吳用道逕來要請你們三位若還不依小生時只此告退阮小七道既是教授這般說時且順情吃了却再理會吳用道還是七郎性直爽快吳用取出一兩銀子付與阮小七就問主人家沽了一甕酒借個大甕盛了買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對大雞阮小二道我的酒錢一發還你店主人道最好最好四人離

了酒店前下了舡把酒肉都放在舡艙裏解了纜索遲撑將開去一直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上了岸把舡仍舊纜在樁上取了酒肉四人一齊都到後面坐地便叫點起燈燭原來阮家弟兄三個只有阮小二有老小阮小五阮小七都不曾婚娶四個人都在阮小二家後面水亭上坐定阮小七宰了雞叫阿嫂同討的小猴子在厨下安排約有一更相次酒肉都搬來擺在卓上吳用勸他弟兄們吃了幾盃又提起買魚事來說道你這里偌大一個去處却怎地沒了這等大魚阮小二道實不瞞教授說這般大魚只除梁山泊裡便有我這石碣湖中狹小存不得這等大魚吳用道這里和梁山泊一望不遠相通一派之水如何

不去打些阮小二嘆了一口氣道休說吳用又問道二哥如何歎氣阮小五接了說道教授不知在先這梁山泊是我弟兄們的衣飯碗如今絕不敢去吳用道偌大去處終不成官司禁打魚鮮阮小五道甚麼官司敢來禁打魚鮮便是活閻王也禁治不得吳用道既沒官司禁治如何絕不敢去阮小五道原來教授不知來歷且和教授說知吳用道小生却不理會得阮小七接着便道這個梁山泊去處難說難言如今泊子裡新有一夥強人占了不容打魚吳用道小生却不知原來如今有強人我那里並不曾聞得說阮小二道那夥強人爲頭的是個秀才落科舉子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個叫做摸着天杜遷第三個叫做雲

裏金剛宋萬以下有個旱地忽律朱貴見在李家道口開
酒店專一探聽事情也不打緊如今新來一個好漢是東
京禁軍教頭甚麼豹子頭林冲十分好武藝這夥人好生
了得都是有本事的這幾個賊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
家刼舍搶擄來往客人我們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魚如
今泊子裡把住了絕了我們的衣飯因此一言難盡吳用
道小生實是不知有這段事如何官司不來捉他們阮小
五道如今那官司一處處動憚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
來倒先把好百姓家養的猪羊鷄鵝盡都吃了又要盤纏
打發他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那捕盜官司的人那里
敢下鄉村來若是那上司官員差他們緝捕人來都嚇得

屎屎齊流怎敢正眼兒看他阮小二道我雖然不打得大魚也省了若干科差吳用道恁地時那廝們倒快活阮小五道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紬錦成甕吃酒大塊吃肉如何不快活我們弟兄三個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學得他們吳用聽了暗暗地歡喜道正好用計了阮小七又道人生一世艸生一秋我們只管打魚營生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吳用道這等人學他做甚麼他做的勾當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犯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撇下倘或被官司拿住了也是自做的罪阮小二道如今該管官司沒甚分曉一片糊突千萬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沒事我弟兄們不能快活若是但有肯帶挈我們

的也去了罷阮小五道我也常常這般思量我弟兄三個
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別人誰是識我們的吳用道假如便
有識你們的你們便如何肯去阮小七道若是有識我們
的水裡水裡去火裡火裡去若能彀受用得一日便死了
開眉展眼吳用暗地想道這三個都有意了我且慢慢地
誘他吳用又勸他三個吃了兩巡酒正是

只爲奸邪屈有才　天教惡曜下凡來　試看小阮三
兄弟　劫取生辰不義財

吳用又說道你們三個敢上梁山泊捉這夥賊麼阮小七
道便捉的他們那里去請賞也吃江湖上好漢們笑話吳
用道小生短見假如你們怨恨打魚不得也去那里撞籌

却不是好阮小二道先生你不知我弟兄們幾遍商量要去入夥聽得那白衣秀士王倫的手下人都說道他心地窄狹安不得人前番那個東京林冲上山嘔盡他的氣王倫那廝不肯胡亂着人因此我弟兄們看了這般樣一齊都心懶了阮小七道他們若似老兄這等慷慨愛我弟兄們便好阮小五道那王倫若得似教授這般情分時我們也去了多時不到今日我弟兄三個便替他死也甘心吳用道量小生何足道哉如今山東河北多少英雄豪傑的好漢阮小二道好漢們儘有我弟兄自不曾遇着吳用道只此間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你們曾認得他麼阮小五道莫不是叫做托塔天王的晁蓋麼吳用道正是此人阮

小七道雖然與我們只隔得百十里路程緣分淺薄聞名不曾相會吳用道這等一個仗義疎財的好男子如何不與他相見阮小二道我弟兄們無事也不曾到那里因此不能勾與他相見吳用道小生只幾年也只在晁保正莊上左近教些村學如今打聽得他有一套富貴待取特地來和你們商議我等就那半路裡攔住取了如何阮小五道這個却使不得他既是仗義疎財的好男子我們却去壞他的道路須吃江湖上好漢們知時笑話吳用道我只道你們弟兄心志不堅原來真個惜客好義我對你們實說果有協助之心我教你們知此一事我如今見在晁保正莊上住保正聞知你三個大名特地教我來請你們說

話阮小二道我弟兄三個眞眞實實地並沒半點兒假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買賣有心要帶挈我們以定是煩老兄來若還端的有這事我三個若捨不得性命相挈他時殘酒為誓教我們都遭橫事惡病臨身死於非命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着脖項道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吳用道你們三位弟兄在這里不是我心術來誘你們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當目今朝內蔡太師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即日起解十萬貫金珠寶貝與他丈人慶生辰今有一個好漢姓劉名唐特來報知如今欲要請你們去商議聚幾個好漢向山凹僻靜去處取此一套富貴不義之財大家圖個一世快

活因此特叙小生只做買魚來請你們三個計較成此一事不知你們心意如何阮小五聽了道罷罷叫道七哥我和你說甚麽來阮小七跳起來道一世的指望今日還了願心正是撞着我們癢處我們幾時去吳用道請三位即便去來明日起個五更一齊都去晁天王莊上去阮家三弟兄大喜有詩爲証

壯志淹留未得伸　今逢學究啓其心　大家齊入梁山泊　邀取生辰寶共金

當夜過了一宿次早起來吃了早飯阮家三弟兄分付了家中跟着吳學究四個人離了石碣村拽開脚步取路投東溪村來行了一日早望見晁家莊只見遠遠地綠槐樹

下晁蓋和劉唐在那里并望見吳用引着阮家三兄弟直到槐樹前兩下都厮見了晁蓋大喜道阮氏三雄名不虛傳且請到莊裡說話六人却從莊外入來到得後堂分賓主坐定吳用把前話說了晁蓋大喜便叫莊客宰殺猪羊安排燒紙阮家三弟兄見晁蓋人物軒昂語言洒落三個說道我們最愛結識好漢原來只在此間今日不得吳教授相引如何得會三個弟兄好生歡喜當晚且吃了些飯說了半夜話次日天曉去後堂前面列了金錢紙馬擺了夜來煮的猪羊燒紙三阮見晁蓋如此志誠排列香花燈燭面前個個說誓道梁中書在北京害民詐得錢物却把去東京與蔡太師慶生辰此一等正是不義之財我等六

人中但有私意者天地誅滅神明鑒察六人都說誓了燒
化錢紙六籌好漢正在後堂散福飲酒只見一個莊客報
說門前有個先生要見保正化齋糧晁蓋道你好不曉事
見我管待客人在此吃酒你便與他三五升米便了何須
直來問我莊客道小人把米與他他又不要只要面見保
正晁蓋道以定是嫌少你便再與他三二斗米去你說與
他保正今日在莊上請人吃酒沒工夫相見莊客去了多
時只見又來說道那先生與了他三斗米又不肯去自稱
是一清道人不爲錢米而來只要求見保正一面晁蓋道
你這廝不會答應便說今日委實沒工夫教他改日却來
相見拜茶莊客道小人也是這般說那個先生說道我不

爲錢米齋粮聞知保正是個義士特求一見晁蓋道你也
這般纏全不替我分憂他若再嫌少時可與他三四斗米
去何必又來說我若不和客人們飲時便去廝見一面打
甚麼緊你去發付他罷再休要來說莊客去了沒半個時
只聽得莊門外熱鬧又見一個莊客飛也似來報道那先
生發怒把十來個莊客都打倒了晁蓋聽得吃了一驚慌
忙起身道衆位弟兄少坐晁蓋自去看一看便從後堂出
來到莊門前看時只見那個先生身長八尺道貌堂堂威
風凜凜生得古怪正在莊門外綠槐樹下打那衆莊客晁
蓋看那先生時但見

頭綰兩枚鬅鬆雙丫髻身穿一領巴山短褐袍腰繫雜

包絲絲縧背上松紋古銅劍白肉脚襯着多耳麻鞋綿
囊手拿着鱉殼扇子八字眉一雙杏子眼四方口一部
落腮鬍
那先生一頭打非客一頭口裡說道不識好人晁蓋見了
叫道先生息怒你來尋晁保正無非是投齋化緣他已與
了你米何故嗔怪如此那先生哈哈大笑道貧道不為酒
食錢米而來我覷得十萬貫如同等閑特地來尋保正有
句話說叵耐村夫無禮毀罵貧道因此性發晁蓋道你曾
認得晁保正麼那先生道只聞其名不曾會面晁蓋道小
子便是先生有甚說話那先生看了道保正休怪貧道稽
首晁蓋道先生少請到莊裏拜茶如何那先生道多感兩

人入莊裡來吳用見那先生入來自和劉唐三阮一處躲過且說晁蓋請那先生到後堂吃茶已罷那先生道這里不是說話處別有甚麼去處可坐晁蓋見說便邀那先生又到一處小小閣兒內分賓坐定晁蓋道不敢拜問先生高姓貴鄉何處那先生荅道貧道覆姓公孫单諱一個勝字道號一清先生小道是薊州人氏自幼鄉中好習鎗棒學成武藝多般人但呼為公孫勝大郎因為學得一家道術亦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江湖上都稱貧道做入雲龍貧道久聞鄆城縣東溪村保正大名無緣不曾拜識今有十萬貫金珠寶貝專送與保正作進見之禮未知義士肯納否晁蓋大笑道先生所言莫非北地生辰綱麼那先生

却

大驚道保正何以知之晁蓋道小子胡猜未知合先生意否公孫勝道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古人有云當取不取過後莫悔保正心下如何正說之間只見一個人從閣子外搶將入來劈胸揪住公孫勝說道好呀明有王法暗有神靈你如何商量這等的勾當我聽得多時也嚇得這公孫勝面如土色正是机謀未就爭奈窻外人聽計策纔施又早蕭墻禍起直教七籌好漢當時聚萬貫資財指日空

畢竟搶來揪住公孫勝的却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卓老曰刻畫三阮處各各不同請自着眼

又曰劉唐固奇公孫勝尤奇却又都來尋晁保正大奇

大奇。即此便可知保正已。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綱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六

第十六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綱

鷓鴣天

罡星起義在山東殺曜縱橫水滸中可是七星成聚會却於四海顯英雄人似虎馬如龍黃泥岡上巧施功滿馱金貝歸山寨懊恨中書老相公

話說當時公孫勝正在閣兒裡對晁蓋說這北京生辰綱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礙只見一個人從外面搶將入來揪住公孫勝道你好大胆却纔商議的事我都知了也那人却是智多星吳學究晁蓋笑道先生休慌且請相見兩個

敘禮罷吳用道江湖上久聞人說入雲龍公孫勝一清大名不期今日此處得會晁蓋道這位秀士先生便是智多星吳學究公孫勝道吾聞江湖上多人曾說加亮先生大名豈知緣法却在保正莊上得會賢契只是保正疎財仗義以此天下豪傑都投門下晁蓋道再有幾位相識在裡面一發請進後堂深處見三個人入到裡面就與劉唐三阮都相見了衆人道今日此一會應非偶然須請保正哥哥正面而坐晁蓋道量小子是個窮主人又無甚罕物相留好客怎敢占上吳用道保正哥哥依着小生且請坐了晁蓋只得坐了第一位吳用坐了第二位公孫勝坐了第三位劉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第

六位阮小七坐第七位郤纔聚義飲酒重整盃盤再備酒肴衆人飲酌吳用道保正夢見北斗七星墜在屋脊上今日我弟七人聚義舉事豈不應天垂象此一套富貴唾手而取我弟七人和會並無一人曉得想公孫勝先生江湖上仗義疎財之士所以得知這件事來投保正所說央劉兄去探聽路程從那里來今日天晚來早便請登程公孫勝道這一事不須去了貧道已打聽知他來的路數了只是黃泥岡大路上來晁蓋道黃泥岡東十里路地名安樂村有一個閒漢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曾來投奔我我曾賫助他盤纏吳用道北斗上白光莫不是應在這人自有用他處劉唐道此處黃泥岡較遠何處可以容身吳用道只

這個白勝家便是我們安身處亦還要用了白勝晁蓋道吳先生我等還是軟取却是硬取吳用笑道我已安排定了圈套只看他來的光景力則力取智則智取我有一條計策不知中你們意否如此如此晁蓋聽了大喜攧着脚道好妙計不枉了稱你做智多星果然賽過諸葛亮好計策吳用道休得再提常言道隔墻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只可你知我知晁蓋便道阮家三兄且請回歸至期而來小莊聚會吳先生依舊自去教學公孫先生并劉唐只在敝莊權住當日飲酒至晚各自去客房裡歇息次日五更起來安排早飯吃了晁蓋取出三十兩花銀送與阮家三兄弟道權表薄意切勿推却三阮那里肯受吳用道朋友之

意不可相留三阮方纔受了銀兩一齊送出莊外來吳用附耳低言道這般這般至期不可有悞阮家三弟兄相別了自回石碣村去晁蓋留住吳學究與公孫勝劉唐在莊上每日議事話休絮繁却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選日差人起程當下一日在後堂坐下只見蔡夫人問道相公生辰綱幾時起程梁中書道禮物都已完備明後日便用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決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東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賊人劫將去了至今無獲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個了事的人送去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指着階下道你常

說這個人十分了得何不着他委紙領狀送去走一遭不致失悞梁中書看那人時却是青面獸楊志梁中書大喜隨即喚楊志上廳說道我正忘了你你若與我送得生辰綱去我自有擡舉你處楊志叉手向前禀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點幾時起身梁中書道着落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帳前撥十個廂禁軍監押着車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上寫着獻賀太師生辰綱每輛車子再使個軍健跟着三日內便要起身去楊志道非是小人推托其實去不得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這獻生辰綱的札子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太師跟前重重保你受道勅命回來如何倒生

大丈　大兵

支調推辭不去楊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刼去了至今未獲今歲途中盜賊又多甚是不好此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是紫金山二龍山桃花山傘盖山黃泥岡白沙塢野雲渡赤松林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更兼單身客人亦不敢獨自經過他知道是金銀寶物如何不來搶刼枉結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書道恁地時多着軍校防護送去便了楊志道恩相便差五百人去也不濟事這廝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了的梁中書道你這般地說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楊志又稟道若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送去梁中書道我既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說楊志道若依小人說

大有見識

時並不要車子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也點十個壯健的廂禁軍却裝做脚夫挑着只消一個人和小人去却打扮做客人悄悄連夜送上東京交付恁地時方好梁中書道你甚說的是我寫書呈重重保你受道誥命回來楊志道深謝恩相擡舉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脚一面選揀軍人次日叫楊志來廳前伺候梁中書出廳來問道楊志你幾時起身楊志禀道告覆恩相只在明早准行就委領狀梁中書道夫人也有一擔禮物另送與府中寶眷也要你領怕你不知頭路特地再教妳公謝都管并兩個虞候和你一同去楊志告道恩相楊志去不得了梁中書道禮物多已拴縛完備如何又去

定人見

不得楊志禀道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上和他衆人都
由楊志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
歇亦依楊志提調如今又叫老都管并虞候和小人去他
是夫人行的人又是太師府門下妳公倘或路上與小人
鱉拗起來楊志如何敢和他爭執得若悞了大事時楊志
那其間如何分說梁中書道這個也容易我叫他三個都
聽你提調便了楊志荅道若是如此禀過小人情愿便委
領狀倘有疎失甘當重罪梁中書大喜道我也不枉了擡
舉你真個有見識隨即喚老謝都管并兩個虞候出來當
廳分付道楊志提轄情愿委了一紙領狀監押生辰綱十
一擔金珠寶貝赴京太師府交割這干係都在他身上你

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晚行住歇都要聽他言語不可和他鱉拗夫人處分付的勾當你三人自理會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老都管一一都應了當日楊志領了次日早起五更在府裡把擔仗都擺在廳前老都管和兩個虞候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了十一個壯健的廂禁軍都做腳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着青紗衫子繫了纏帶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個客人模樣兩個虞候假裝做跟的伴當各人都拿了條朴刀又帶幾根藤條梁中書付與了札付書呈一行人都吃得飽了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看那軍人擔仗起程楊志和謝都管兩個虞候監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

行。淺。述。內。老。恆。是。楊。鄙。人。

離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東京進發五里單牌十里雙牌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雖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熱難行昔日吳七郡王有八句詩道

玉屏四下朱闌遶　簇簇遊魚戲萍藻　簟鋪八尺白蝦鬚　頭枕一枚紅瑪瑙　六龍懼熱不敢行　海水煎沸蓬萊島　公子猶嫌扇力微　行人正在紅塵道

這八句詩單題着炎天暑月那公子王孫在涼亭上水閣中浸着浮瓜沉李調氷雪藕避暑尚兀自嫌熱怎知客人為些微名薄利又無枷鎖拘縛三伏內只得在那途路中行今日楊志這一行人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途上行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端的只是起五更趁早涼

便行日中熱時便歇五七日後人家漸少行客又稀一站
站都是山路楊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時便歇那十一個廂
禁軍擔子又重無有一個稍輕天氣熱了行不得見着林
子便要去歇息楊志赶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
重則藤條便打逼赶要行兩個虞候雖只背些包裹行李
也氣喘了行不上楊志也嗔道你兩個好不曉事這干係
須是俺的你們不替洒家打這夫子却在背後也慢慢地
挨這路上不是耍處那虞候道不是我兩個要慢走其實
熱了行不動因此落後前日只是趁早涼走如今怎地正
熱裡要行正是好歹不均勻楊志道你這般說話却似放
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尷尬去處若不日裏

是○則○是○
矣小是

不合如此說

趕過去誰敢五更半夜走兩個虞候不道肚中尋思這廝不直得便罵人楊志提了朴刀藤條自去趕那擔子兩個虞候坐在柳陰樹下等得老都管來兩個虞候告訴道楊家那廝強殺只是我相公門下一個提轄直這般做大老都管道須是我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鱉拗因此我不做聲這兩日也看他不得權且奈他兩個虞候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都管自做個主便了老都管又道且奈他一奈當日行到申牌時分尋得一個客店裡歇了那十個廂禁軍雨汗通流都嘆氣吹噓對老都管說道我們不幸做了軍健情知道差出來這般火似熱的天氣又挑着重擔這兩日又不早涼行動不動老大藤

是火是

楊志雖是能幹却不會調停如何濟得事

條打來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們直恁地苦老都管道你們不要怨暢巴到東京時我自賞你衆軍漢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並不敢怨暢又過了一夜次日天色未明衆人跳起來趁早凉起身去楊志跳起來喝道那里去且睡了却理會衆軍漢道趁早不走日裡熱時走不得却打我們楊志大罵道你們省得甚麽拏了藤條要打衆軍忍氣吞聲只得睡了當日直到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吃了飯走一路上赶打着不許投凉處歇那十一個廂禁軍口裡喃喃訥訥地怨暢兩個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搬口老都管聽了也不着意心內自惱他話休絮煩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個人沒一不怨暢楊志當日

客店裡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吃了飯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天氣未及晌午一輪紅日當天沒半點雲彩其日十分大熱古人有八句詩道

祝融南來鞭火龍　火旗焰焰燒天紅　日輪當午凝不去　萬國如在紅爐中　五岳翠乾雲彩滅　陽侯海底愁波竭　何當一夕金風起　為我掃除天下熱

當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嶇小徑南山北嶺卻監着那十一個軍漢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被楊志拿着藤條打將來喝道快走教你早歇眾軍人看那天時四下里無半點雲彩其時那熱不可當但見

熱氣蒸人囂塵撲面萬里乾坤如甑一輪火傘當天四野無雲風穴突波翻海沸千山灼焰剝剝石裂灰飛空中鳥雀命將休倒攧入樹林深處水底魚龍鱗角脫直鑽入泥土窖裏直教石虎喘無休便是鐵人須汗落

當時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裡行看看日色當午那石頭上熱了腳疼走不得衆軍漢道這般天氣熱兀的不曬殺人楊志喝着軍漢道快走趕過前面岡子去却再理會正行之間前面迎着那土岡子衆人看這岡子時但見

頂上萬株綠樹根頭一派黃沙嵯峨渾似老龍形險峻但聞風雨響山邊茅草亂絲絲攢遍地刀鎗滿地石頭

磣可可睡兩行虎豹休道西川蜀道險須知此是太行山

當時一行十五人奔上岡子來歇下擔仗那十四人都去松陰樹下睡倒了楊志說道苦也這里是甚麼去處你們却在這里歇凉起來快走衆軍漢道你便剁做我七八段其實去不得了楊志拿起藤條劈頭劈腦打去打得這個起來那個睡倒楊志無可奈何只見兩個虞候和老都管氣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松樹下坐了喘氣看這楊志打那軍健老都管見了說道提轄端的熱了走不得休見他罪過楊志道都管你不知這里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地名叫做黃泥岡閒常太平時節白日裡兀自出來劫人休

道是這般光景誰敢在這里停脚兩個虞候聽楊志說了
便道我見你說好幾遍了只管把這話來驚嚇人老都管
道權且教他們衆人歇一歇略過日中行如何楊志道你
也沒分曉了如何使得這里下岡子去兀自有七八里沒
人家甚麼去處敢在此歇凉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
你自去赶他衆人先走楊志拿着藤條喝道一個不走的
吃俺二十棍衆軍漢一齊叫將起來數內一個分說道提
轄我們挑着百十斤擔子須不比你空手走的你端的不
把人當人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也容我們說一句
你好不知疼癢只顧逞辦楊志罵道道々
是打便了拿起藤條劈臉便打去老都管喝道楊提轄且

任你聽我說我在東京太師府裏做嬭公時門下官軍見
了無千無萬都向着我喏喏連聲不是我
遭死的軍人相公可憐擡舉你做個提轄比得芥子大
小的官職直得恁地逞能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
莊一個老的也合依我勸一勸只顧把他們打是何看待
楊志道都管你須是城市裏人生長在相府裏那里知道
途路上千難萬難老都管道四川兩廣也曾去來不曾見
你這般賣弄楊志道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都管道你說
這話該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楊志卻待再要
回言只見對面松林裏影着一個人在那里舒頭探腦家
望楊志道俺說甚麼兀的不是歹人來了撇下藤條拿了

朴刀赶入松林裡來喝一聲道你這厮好大胆怎敢看俺
的行貨只見松林裡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七個人
脫得赤條條的在那里乘凉一個鬓邊老大一搭朱砂記
拿着一條朴刀望楊志根前來七個人齊叫一聲阿也都
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是甚麽人那七人道你是甚麽人
楊志又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顛倒問我等
是小本經紀那里有錢與你楊志道你等小本經紀人偏
俺有大本錢那七人問道你端的是甚麽人楊志道你等
且說那里來的人那七人道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販
棗子上東京去路途打從這里經過聽得多人說這裡黄
泥岡上如常有賊打刼客商我等一面走一頭自說

七個只有些棗子別無甚財賦只顧過岡子來上得岡子當不過這熱權且在這林子裡歇一歇待晚涼了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我們只怕是歹人因此使這個兄弟出來看一看楊志道原來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却纔見你們窺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赶來看一看那七個人道客官請幾個棗子了去楊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擔邊來老都管道既是有賊我們去休楊志說道俺只道是歹人原來是幾個販棗子的客人老都管道似你方纔說時他們都是沒命的楊志道不必相鬧俺只要沒事便好你們且歇了等涼些走衆軍漢都笑了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沒半碗飯時只見遠遠地一個

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　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　樓上王孫把扇搖

那漢子口裡唱着走上岡子來松林裡頭歇下擔桶坐地乘涼眾軍看見了便問那漢子道你桶裏是甚麼東西那漢子應道是白酒眾軍道挑往那裏去那漢子道挑去村裏賣眾軍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五貫足錢眾軍商量道我們又熱又渴何不買些吃也解暑氣正在那裏湊錢楊志見了喝道你們又做甚麼眾軍道買碗酒吃楊志調過朴刀桿便打罵道你們不得洒家言語胡亂便要買酒吃好大膽眾軍道沒事又來鳥亂我們自湊錢買酒吃干

好圈套

你甚事也來打人楊志道你這村鳥理會的甚麼到來只顧吃嘴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多少好漢被蒙汗藥麻翻了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冷笑道你這客官好不曉事早是我不賣與你吃卻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正在松樹邊鬧動爭說只見對面松林裡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麼鬧那挑酒的漢子道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裡賣熱了在此歇凉他衆人要問我買些吃我又不曾賣與他這個客官道我酒裡有甚麼蒙汗藥你道好笑麼說出這般話來那七個客人說道我只道有歹人出來原來是如此說一聲也不打緊我們倒着買一碗吃既是他們疑心且賣一桶與我們吃

那挑酒的道不賣不賣這七個客人道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我們須不曾說你你左右將到村裡去賣一般還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甚麼不緊看你不道得捨施了茶湯便又救了我們熱渴那挑酒的漢子便道賣一桶與你不爭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又沒碗瓢舀吃那七人道你這漢子忒認真便說了一聲打甚麼不緊我們自有椰瓢在這里只見兩個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個椰瓢來一個捧出一大捧棗子來七個人立在桶邊開了桶蓋輪替換着舀那酒吃把棗子過口無一時一桶酒都吃盡了七個客人道正不曾問得你多少價錢那漢道我一了不說價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擔七個客人道五貫便依你五貫只

好。閒。話。小可談得使

說我們一瓢吃那漢道饒不的做定的價錢一個客人把錢還他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拿上便吃那漢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裏便走那漢趕將去只見這邊一個客人從松樹裡走將出來手裡拿一個瓢便桶裡舀了一瓢酒那漢看見搶來劈手奪住來望桶裡一傾便蓋了桶蓋將瓢望地下一丟口裡說道你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頭識臉的也這般囉唣那對過眾軍漢見了心內癢起來都待要吃數中一個看着老都管道老爺爺與我們說一聲那賣棗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吃了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吃潤一潤喉也好其實熱渴了沒奈何這里岡子上又沒討水吃處老爺方便老都管見眾軍

所說自心裡也要吃得些竟來對楊志說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酒吃只有這一桶胡亂教他們買了避暑氣剛于上端的沒處討水吃楊志尋思道俺在遠遠處望這廝們都買他的酒吃了那桶裡當面也見吃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們半日胡亂容他買碗吃罷楊志道既然老都管說了教這廝們買吃了便起身衆軍健聽了這話湊了五貫足錢來買酒吃那賣酒的漢子道不賣了不賣了便道這酒裡有蒙汗藥在裡頭衆軍陪着笑說道大哥直得便還言語那漢道不賣了休纏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你這個鳥漢子他也說得差了你也忒認真連累我們也吃你說了幾聲須不關他衆人之事胡亂賣與他衆人

吃些。那漢道沒事討別人疑心做甚麼。這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只顧將這桶酒提與衆軍去吃那軍漢開了桶蓋無甚舀吃陪個小心問客人借這椰瓢用一用衆客人道就送這幾個棗子與你們過酒衆軍謝道甚麼道理客人道休要相謝都是一般客人何爭在這百十個棗子上衆軍謝了先兜兩瓢叫老都管吃一瓢楊提轄吃一瓢楊志那里肯吃老都管自先吃了一瓢兩個虞候各吃一瓢衆軍漢一發上那桶酒登時吃盡了楊志見衆人吃了無事自本不吃一者天氣甚熱二乃口渴難熬拿起來只吃了一半棗子分幾個吃了那賣酒的漢子說道這桶酒吃那客人饒兩瓢吃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饒

了你眾人兩貫半眾軍漢把錢還他那漢子收了錢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岡子去了只見那七個販棗子的客人立在松樹傍邊指着這一十五人說道倒也倒也只見這十五個人頭重脚輕一個個面面厮覷都軟倒了那七個客人從松樹林裡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把車子上棗子都丟在地上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內叫聲聒噪一直望黃泥岡下推了去楊志口裡只是叫苦軟了身体扎掙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個人都把這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的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這七個却纔那個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

白勝却怎地用藥原來挑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個人先吃了一桶劉唐揭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吃故意要他們看着只是敎人死心搭地次後吳用去松林裡取出藥來抖在瓢裡只做赶來饒他酒吃把瓢去兜時藥已攪在酒裡假意兜半瓢吃那白勝劈手奪來傾在桶裡這個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這個喚做智取生辰綱原來楊志吃的酒少便醒得快扒將起來兀自捉脚不住看那十四個人時口角流涎都動不得正應俗語道饒你奸似鬼吃了洗脚水不爭你把了生辰綱去敎俺如何回去見得梁中書這紙領狀須繳不得就扯破了如今閃得俺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待走那里去不如就這岡子上尋個

死處撩衣破步望黃泥岡下便跳正是雖然未得身榮貴到此先須禍及身正是斷送落花三月雨摧殘楊柳九秋霜畢竟楊志在黃泥岡上尋死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禿翁曰楊志是一勇之夫如何濟得恁事也須以恩結這十四人方可商量事体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一味乱打衆人自然构起來雖然由你智勇足備亦不能跳出這七箇人圈套了徒自作惡耳蠢人蠢人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六終